

春到人间一卷之

米丽宏

春卷,是立春日的一种传统小吃。单品这名字,就有一种雅致的生机。雅味何来?我想多半因这个“卷”。写写画画卷卷,本在书房里文案旁,挪为厨事,就显得又烟火又雅气。两手那么轻轻一卷,节令与美味就融为一体,被推上了戏剧性的巅峰。也怪神奇的。

春卷的好处,还在于一个“春”字。春光初临,万物生辉,园子里的菜蔬悄悄泛绿,地头的野菜星星点点,采一些来,便是“卷”春的好食材。正所谓“调羹烙饼佐春色,春到人间一卷之”。这迷人的卷饼,有着春天特有的鲜活、明媚和脆嫩,真叫人食欲大动,思之寐之。

薄薄的皮儿,填充上适量的馅儿,轻卷两道,左右收边,折上来,再卷一下,一个春卷便呼之欲出;轻轻码入碟子,渐渐垒起一小垛,看上去有锦绣满堂的堆垒之美。

春卷的“馅儿”是其精髓所在,探春、尝春的妙处,全在这里。这馅料的配制,十里不同俗,就是同乡同村,也是各家有各家的秘密配方。但总的说来,南方人家多用笋丝,搭配豆芽、韭菜、豆腐干、葱花、蛋屑。端的是素馅儿清新、疏淡,乃江南味的一卷春。

北方呢,馅料多用菠菜、韭菜、各色时令野菜、熟肉丝儿、炸豆腐碎、绿豆芽、韭黄及粉丝,丝丝缕缕。春日绵长的挽春意,悄悄绕出来那么一缕,一缕缕。

闽南的馅料以胡萝卜为主;闽北用鸡肉丝或海蛎、虾仁、冬菇、豆芽、韭黄等。山西、河北吃春卷,要蘸上香油、蒜末混合醋;闽南,则是备一碗汤,把春卷放汤里过一下,然后蘸辣酱。

在春卷的馅料中,柳芽,是别致的一味。扬州人,用柳芽焯水、做馅儿,清甜细嫩,怪不得叫个“干炸一枝春”。

你看,春卷的馅料,总离不了那么多芽呀、叶呀、丝儿呀;它们济济一堂,如一个春意盎然的小宇宙,互相补充、互相映衬,味味生花,恍然打开了味觉上春风十里的新气象。

而于周末,自己动手做春卷,你更能体验到“卷”春的诗意。面皮擀得薄而透明,馅儿调得堆金砌玉,轻轻巧巧卷起来,像是将一小堆一小堆的春意,都收藏在了心里。

起锅倒油,微火燃起,将春卷,轻入锅、慢浸油;滚烫的锅里,渐响起“啾啾啾”的轻吟微唱,嘿,是春卷闹春吧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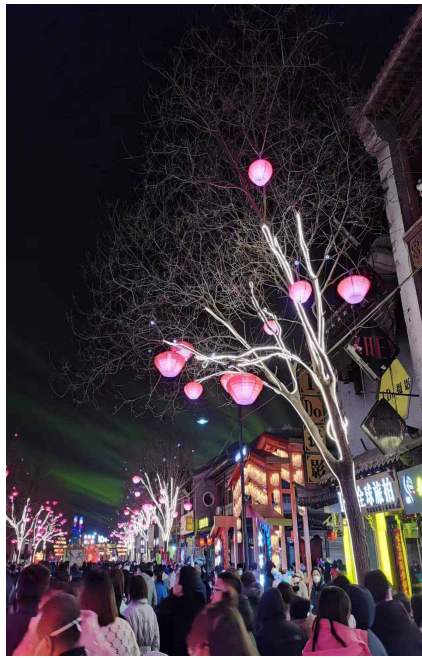
看看锅里的春卷呈现金黄色,像裹了一件清脆的披风;捞出晾一晾,控控油。咔嚓咬一口,外皮脆生生,馅子香喷喷。面皮被油炸得浓郁又轻盈,烘托得春卷儿的清新非但没减弱,反倒虎虎有神,叫你直想赶快咬第二口、第三口。

这咔嚓咔嚓的嚼食声,来自哪一朝代呢?据记载,春卷,是由春盘的习俗演变来,最早出现在晋代,叫做“五辛盘”。周处《风土记》载:“元旦造五辛盘,五熏炼形。”盘中盛五种辛荤的蔬菜,小蒜、大蒜、韭、芸薹、芫荽之类,有疏发五脏之气的药用。后来,“五辛”的内容,有所演化,在《本草纲目》里已经是葱、蒜、韭、芫荽、芥了。

不管是春盘还是春卷吧,都是春天味蕾上一抹清气,尤其那春卷,其鲜活细嫩,你亲口尝过,才会领略到。说得俗一点,它是味觉舞台上的青衣,一上台,便速速把春天的情节笼了一层淡淡的悲喜;而细想,春卷,实在也没啥奇巧的技法和勾人的意蕴,还是像青衣,寥寥几撇水袖,一转身一回眸,天然的新清淡雅罢了。

曼妙的上元夜

阑珊文 张贵宝摄



今夕何夕,上元之夜竟是在兴隆——这南海群岛的温泉中度过。那一份悠闲,那一份惬意,在生命之河里漾起绮丽的波纹;那一种柔美、那一种轻灵,在记忆里镌刻着浪漫与神秘……

我们浸在圆形的温泉池中,池中心的莲花柱下面有一个圆形的座台,我坐在上面,水从莲花边沿倾泻下来,沐在我的头上、脸上、颈上,自冠至踵地浸浴全身,那是何等的透彻,何等的淋漓尽致!那水柔滑着、熏蒸着,如流如注、似烟似雾,泻落在我的发丝里、我的眼眶上、我的嘴角边;溅落在我的肩翼、我的耳畔、我的发梢,我闭目屏息,默默地、酣畅地享受着这自然的馈赠。那水荡涤着尘埃,明润我的双颊,明媚我的双眸,明净我的乌发;那水浸润我的肌肤、我的身躯、我的肺腑,一路的车马劳顿无影无踪;那水倾注我的心房,我的心扉悄然开启,在云雾之中我看到了月亮。

月儿就在对面的空中静静地悬着,薄薄的光晕仿佛曼妙的轻纱笼在月的周围,给那柔媚的面庞拂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许是在赤道附近的缘故吧,月离我很近,直让我感到亲切、温婉,两相

注视,我们做侃侃的交谈:
“你来自何方?今宵是上元节,你怎在这里彷徨?”

“噢噢,我来自北方,故乡的今夜张灯结彩,家人欢聚一堂。我翻山过海,来这小岛赴你的约会,你与故乡是同一个月吗?怎么故乡的月看去那般清峻、孤高,而今宵的你却是如此妩媚、亲昵?”

“我本是同一个月呀,此时的北方清冷寒峭,我只能遥遥相望,而南国的熏风习习、花草吐芳,我不由得想飘近些、飘近些,陶醉在这人间天堂。”

“噢噢,原来你也如我一样,倾慕这南海风情,独自逍遥一方……”

我感到通体灼热,一个猛子扎入旁边的泳池里,呵,好一阵浸透全身的凉爽!我像一尾自由的鱼儿戏水,我的身旁有一个美丽的影子荡漾,我不禁想起诗仙李白的佳句: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”夜空中皎洁的明月、碧池里美丽的倒影,还有,这不知我为其谁的天涯游子……何等美妙的仙境呦!

此情此景,青山秀水与我共享,此时此地,清风明月伴我沉醉,这是何等快意的人生啊!

后备箱里的温暖

邢占平

年后上班,人们互相拜年,之后就是分发各自家乡的土特产,然后就是晒各自后备箱里的照片了。这些被全国各地土特产塞满的后备箱里五花八门,从兴平的辣椒到大庆的奶粉,从四川的腊肉到山东的大葱,从各种蔬菜到活鸡、活鸭,甚至家乡的米、面、油,每个后备箱里都充满着父母对离家在外儿女的爱。

记得刚学会开车的我,和妻自驾回老家。清徐的醋、平遥的牛肉和沁州的小米塞满了后备箱。这些特色食品成了父母的最爱。

一位同事说起家乡,满脸挂着幸福,不时有泪花在眼眶里闪烁,他动情地给我们描述着离家的那一刻,父母不停地往后备箱里装着东西,他打趣道:多亏是开着小车回来的,如果开一列火车,您们也得给装满。

我被同事们后备箱里的温暖感动着,每一种

家乡的味道都会触动你那那根敏感的神经。

高速公路服务区,操着不同口音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打开后备箱,不小心有东西滚出,原来是几枚土豆或茴子白,站在旁边的我们连忙帮着捡拾起来,车主大姐一面感谢着我们的帮忙,一面用眼光搜寻着我们后备箱里的东西。当得知我们带着兴平辣椒时,一种渴望呈现在她的面庞。我们与她进行了土特产的物物交换,引起了很多人的围观,随后,大家纷纷打开后备箱效仿我们,各自家乡的温暖和父母的爱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互相传递……

思乡是一种乡愁,父母把那份乡愁装进后备箱,当你在调好的菜里滴上一滴家乡的香油,在你胃不舒服的时候打开那罐家乡的泡菜,便足可以起到药效的作用。这后备箱里的温暖啊,溢满新春。



云水间 张广闻 摄

历史

王国维说: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,同时提到加拿大人明义士(1885—1957,1910年由加拿大长老会派往豫北的传教士,后为安阳教会牧师,1915年任安阳教会斌英学校校长;1914年起,开始在离教会五里处的小屯殷墟收集甲骨,后以研究甲骨文和考古学而闻名)的话,他说牛骨、龟骨是用耗子牙齿刻的。这时,李济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,说,这种石头可以刻的。王国维又说:“我主张找一个有历史根据的地方进行发掘,一层层掘下去,看它的文化堆积好吗?”陈寅恪见无人回应好还是不好,于是提议,请李济弹一阙古琴作为余兴。还开玩笑说,赵元任是带着钢琴去美国的,

李济是带着古琴去的。陈寅恪这样说并不是开玩笑,李济当年赴美真是带了古琴去的。对此,李济有回忆:“小时候在家,老太爷教家馆,有些人弹古琴我听;因为当时没有好音乐,古琴比较高尚,我就常听古琴,觉得很有意思。在清华读中学时,就跟黄勉之(1854—1919,江苏江宁人。晚清在北京设金陵琴社授琴艺)学。那时是每逢暑假,我从清华回到达子营家中就学琴。每周三次,他来家教我;用两张琴,一个长桌,我和他面对面坐。我从调弦学起,学用指初步……完了就教我认他自己抄的琴谱。我学的第一个调子就是《归去来辞》……黄勉之每天写一段谱,我照弹;隔一天他

作家出版社

31

苏华 著



《大夏禹都》

来,先复习,纠正不对的地方。这样学了好几年暑假……在美国五年,念哈佛时陈寅恪、俞大维都在。一次陈寅恪在哈佛广场遇见我,他问我:‘你是跟黄勉之学琴的吧?’他告诉我黄死了。”这段曲学掌故在场的除了陈寅恪和赵元任知道外,其他人大概都不知。

山西经济出版社

96

王宏伟 编著



《旋律中的红色记忆》节选

1956年,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影片《上甘岭》,导演沙蒙约乔羽为这部影片创作主题歌词,并把《上甘岭》的剧本寄给他,希望他能回长影进行歌词创作。

当时,29岁的乔羽正在江西老区创作儿童影片《红孩子》剧本。一边是自己立志为儿童奉献的《红孩子》,一边是令他

怦然心动的《上甘岭》。面对都难割舍的创作任务,乔羽只好废寝忘食、两头兼顾。

写好《红孩子》后,乔羽立刻乘火车从南昌赶往上海,再由上海奔赴长春。一路劳顿的他并不闲着,而是将列车经过的长江、黄河、泰山等锦绣河山场景渐渐融入《我的祖国》的构思之中。

乔羽到达长春后,《上甘岭》影片已经拍完,样片也已剪好,只等他的插曲写好后补拍主题歌部分镜头,这便意味着全剧组都得停下来等他的歌曲。深感责任重大的乔羽忙问沙蒙:“你认为这首歌应该写成什么样子呢?”沙蒙说:“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,我只希望将来这部片子没有人看了,这首歌还有人唱。”

于是,乔羽不仅认真研究《上甘岭》剧本,还找人要来样片,躲在长影小白楼里,反复观看了整整一天。他曾经经历过战争岁月,深懂饱受严寒折磨的人最企盼温暖的春色,历尽战争劫难的人最渴求和平的阳光。他在苦苦寻找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:战争之后的平安安宁,硝烟散尽的山清水秀……歌词出来了,导演沙蒙很满意,又拿着歌词找到了作曲家刘炽。本来,刘炽是有名的作曲快手,这一回,他竟然用了很长时间。显然,他对曲子品质的要求更高。20天后,刘炽为《我的祖国》谱写出极其甜美且雄壮的旋律。紧接着,长影请了当时一批国内擅唱民歌的歌唱家试唱,结果都不太令人满意。